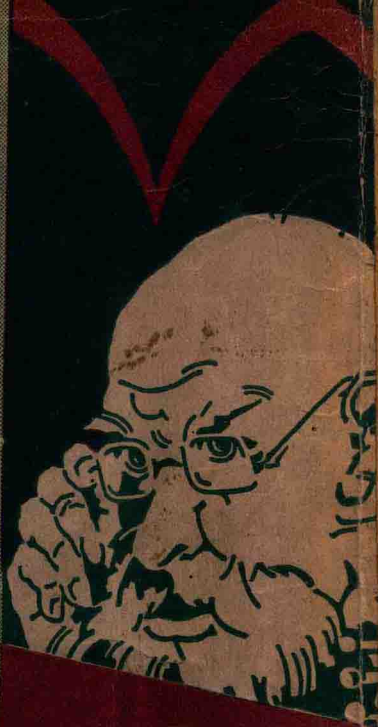


威斯佛特原著



大國遊記

吳景新 譯述

TTED 局書界

世界少年文庫 (17)

大人國遊記

世界書局印行

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初版

大 人 國 遊 記 (全一冊)

(每冊定價銀四角)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著 者 威 斯 佛 特

譯 者 吳 景 新

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

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所 上 海 各 省 世 界 書 局

目次

第一篇	一
第二篇	二八
第三篇	四二
第四篇	六六
第五篇	七六
第六篇	九七
第七篇	一一六
第八篇	一三二



第一篇

敘述一陣暴風；作者乘舢板取水并尋覓國家。他從岸上被土人俘到農民的家裏。描寫在那裏所受的待遇及幾件意外的事情和土人的情狀。

因爲活潑和好動的人生，受着本能與命運的決定，我在回家以後兩個月，便再度離開我的祖國，於一七零二年六月二十日赴丹茲搭冒險號帆船，前往蘇拉特，船長約翰及柯拉勛爵，是康瓦爾人。我們一直到好望角都是順風，在那裏登岸取水，但是發現船上有細漏洞，於是將貨物卸起，在那裏過冬；爲是船長染了瘧疾，我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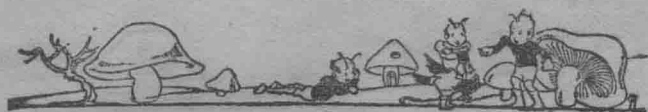
等到三月底纔離開好望角。開船以後，風平浪靜經過馬達加斯加海峽；據一般觀察，從十二月初至五月初，這海上西北方總是吹着平均的大風，我們經過馬達加斯加島的北部約在南緯五度的地方，正當四月十九日，風吹得大起來了，偏西的繼續吹了二十天，我們被迫向丁香羣島稍微偏東的推進，約在赤道北三度，這是我們





的船長於五月二日觀察出來的。這時風已停止，海上也很平靜，我心裏也就很覺快慰，但他是在這海上航行極有經驗的人，立即吩咐我們準備抵抗暴風，次日暴風真的來了一陣南風——叫做南季節風——開始吹着。

風像發狂地吹着，我們疊起斜杠帆，將三角帆也準備收下；天氣愈加惡劣了，後帆亦一併收起。船被顛簸得異常利害，我們想還是在海上喫一頓飽，做個飽死鬼。我們收下三角帆，並將前桅的索子也收起；極力管住舵，船首轉向下風，像飛也似的疾駛。我們用繩纜繞住船首下部的進出口；但是帆被風吹破了，我們立即取下帆桁，把帆拿進艙去，打掃乾淨。風暴是那般兇猛；大海似已破裂。我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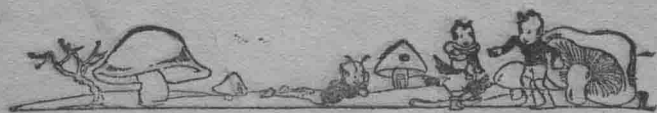
鬆去舵柄上的短索，幫助司舵者管舵。我們沒有放下中桅，爲是見船依然很順利的駛着，而且尚有操船的餘地。這陣風暴過去之後，我們便挂起三角帆和中帆，向前推進；再張開後帆與前桅的中桅之帆。我們的航線是朝着東北而偏向東面，那時卻是西南風。我們將右舷的下隅索拿到船上，解去上風的繩纜和桅頭的索子；裝上下風的繩纜，把帆脚索緊緊地縛在後桅杆上，使船隨着風力駛去。

此次暴風中，并發生一陣偏西的西南風，據我的推測，我們大概朝東駛了一千五百英哩，因之雖是船上之老於航海者也不知道是在世界的什麼地方。我們的糧食保存得很好，船亦沒有壞，船員也都很康健；祇是感覺飲水的缺乏。我們想還是依照原來的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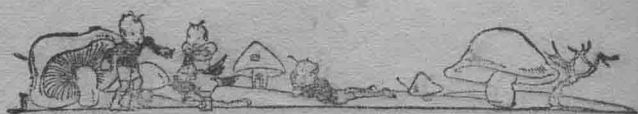


線前進，比朝北駛要好些，倘若老是這樣，我們將由大韃靼的西北部，轉入冰海去了。

一七零三年六月十六日，一個孩子在桅桿上發見了陸地次日我們便看見那陸地的左邊全景，然而我們無從識別牠究竟是個大島或是大陸，從那陸地突出一塊長而狹的地峽，與一條不能容納百噸以上船隻的淺河。我們在離那淺河三英里遠的地方拋錨，我們船長叫了十二個人帶着盛水的器具，乘舢板上岸去。我向船長要求願隨他們同行，觀察這個國家，以期有所發現。當我們達到陸地時，沒有看見任何江流或泉水，也沒有居民的踪跡。因此，我們的同伴都在沿海尋找飲水，而我個人背向他們走了一英里，在



那裏看見這國家完全是一塊不毛之地。我開始厭煩起來，沒有什麼東西能够引起我的好奇心，我慢慢地沿着河回去，舉首展望，汪洋大海即在目前，我的同伴們都已上了舢板，拼命地向大船划去。我在他們後面呼喊，他們都置若罔聞，我見一個巨大無比的人形怪物在海內追趕他們，并且走得很快，他大踏步涉地行着，海水僅及他的膝部；但是我們的同伴已離他有一英里半遠，并且那海充滿尖銳的礁石，這巨大怪物已不能追及舢板。這是我後來聽說的，因為我當時不敢站在那裏看，使盡氣力沿着初次走的路跑去，然後爬上一個崎嶇的小山，眺望這個國家的風景。那是一片完全開墾了的土地；首先使我奇怪的是二十英尺長的草類，這些草類就



像是做糧秣用的。

我從那崎嶇的小山躍上一條大道，雖然這條路僅是土人來往田間的狹徑。此時正逢收穫時期，禾苗至少有四十英尺高；所以我走了好久，什麼也看不見。這塊田是用一百二十英尺高的籬笆圍着的，那聳入雲際的樹木，竟使我無從猜測牠們的高度，我繼續走了一個鐘頭，始走完這塊田。從這塊田到第二塊田沒有一個階梯。那階梯共分四級，頂上橫放着一塊石頭。每級有六英尺高，而頂上的石頭竟高過二十英尺，因此我不能爬上去。當我發見一個居民從第二塊田向這階梯走來，和我在海上所看見過的人大小一樣，我乃極力尋覓籬笆的罅隙。他好像一座平常的尖塔，據我猜測，



他的一踏步總有十碼。這使我吃驚不少，我立即跑到田裏將我自己隱匿起來。我看見他站在階梯的頂上，向右邊的第二塊田展望，他的聲音比吹喇叭還要響亮；空間的喧鬧異常響亮，我起初尙以爲是雷聲。於是有七個和他一樣的怪物，向他走來，各人手執鐮刀，每把鐮刀約等於我們的六把大鐮。這些人穿的很襤褸，他們好像是頭一個的僕人或工人。因爲他說了幾句話之後，他們就來到我站的田裏從事收割。我盡可能的力量遠遠地避開，但有時穀莖相隔不及一英尺，緊緊地將我的身體夾住，使我的行動極爲困難。但我依然向前走去，直到那穀苗已被風雨壓倒的地方；現在我要再前進一步亦不可能了，因爲穀莖交錯地混織着，爬行都很困難，并



且那尖銳的穗芒穿過了我的衣服，刺到我的肉內。同時我聽見刈禾者在我的後面相距不過百碼，我使盡氣力，結果還是失望，於是就在兩條田塍間躺下，以爲就是這樣的死在那裏。我想起孤獨的妻子和兒女們，不禁淚涕沿襟。我深深地懊悔不該違反親朋的忠告，作此第二次航行。在這可怕的混亂的思潮中，我就忽然想利里浦，那地方的人民視我爲世界上無與比擬的大妖怪，我竟能一手拖曳皇家的艦隊，並表演了許多已經記入該帝國歷史的事蹟，雖然有無數萬人作證，但這是後人難於置信的。我這樣沉思，我以前所處的境遇，就像一個利里浦人在我們當中是一樣的渺小，這是何等的恥辱。但我覺得這是不幸中的最小者，因爲人類的野蠻



與殘忍，是和身軀的大小成正比例的，我祇有給這些野蠻人俘虜去，供他們首領一啖，還能有別的希望嗎？無疑地，哲學家告訴我們的很對，沒有比較，即無所謂大小。利里浦人也許很幸運的能夠找到一些國家，他們看見那裏人民的微小，也像我看見他們一樣。然而我們尚有未曾發見的，誰道在世界遙遠的地方，就沒有勝過這裏的龐大人種呢？

恐怖和混亂，使我繼續不斷地這樣沉思，此時一個刈者距我躺的田塍不過十碼，我深恐他再一舉步，我將被他的跟腳踏成肉醬，或被鐮刀截成兩段。因而當他剛欲舉步時，我拼命地驚喊起來。他緩步而行，向週圍張望了一會，最後才看見躺在地上。的我。他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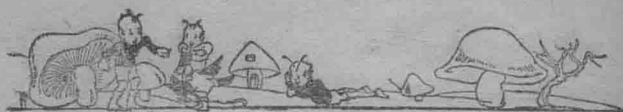


心地思索，表示那樣一種狀態，好像我自己在英國捉伶鼬，怕被牠抓傷一樣。他冒險地用食指和大姆指將我夾起，拿到離他眼睛三碼的地方，他可以很正確的看見我的模樣。把我拿到離地六十餘英尺，我猜出他的用意，特持以鎮靜，毫無抵抗地任憑他處置，雖然他怕我從他的手指滑落，使勁的控住我的兩膀。我鼓起勇氣睜開我的眼睛，望着太陽，合起雙手裝作祈禱的姿勢，發出低首下心的哀求聲調，以適應當時的環境。因為我意識到在任何一剎那，他都可以將我摔到地上，像我們平常要弄死一隻可憎的小動物一樣，但是上天保佑我，他覺得我的聲調和姿勢似乎很有趣，並開始驚奇的向我細看，他聽到我發出那有音節的字句更是詫異，雖然他



不懂得是什麼意思。我不能自制的呻吟而流下眼淚，將頭向左右轉動，表示我是爲何被他的手指捏得疼痛難忍，他好像理會我的意思；因爲他將我輕輕地放入他的衣袋內，跑去告訴他的主人，這個主人是個富有資產的農夫，即我最初在田裏看見的那個人。

我從他們的談話中知道，這位富農聽了他的僕人關於我的報告，他就用一根約有我們手杖般大的細小草稿，挑開我的衣襟；他以爲那是天生的什麼遮蔽的東西。他把我的頭髮吹在兩邊，使他能夠更便利的看到我的面孔。他問週圍的農夫們（我後來才知道）曾否在農場裏看見過像我這樣小的人形動物。他將我四肢慢慢地向地上投下，但我立刻站了起來，來回的緩步走着，使他



們知道
我不想
逃脫。他
們圍着
我坐下，
注意我
的動作。
我取掉
帽子，向
那一個

大人國遊記



躬鞠深一作人農向我

一三